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二十四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策問

時務策問

問天道運於上人事修於下假天道以紀人事者莫大於建元所以備三才大一統繫萬事而詔來世也然考之往古按之當今其爲說不一而其爲道不同也元之爲義古未有也三傳與而索春秋於一字之間亦曰國君之始年耳漢儒宗之乃曰辭之所謂大又曰法五始之要其意則曰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是果夫子之意耶

北七卷

古之所謂年者以歲之登而爲言夫子作春秋而歲之登者曰有年左氏述當時之言不可以五稔蓋此意也然唐虞夏皆曰載商獨曰祀至周而後曰年亦豈無義耶三王之道何其異指哉秦漢以前有初即位之元而未有所謂改元也文景之世有所謂後元中元而元之爲號猶未至於紛紛而不一也自時厥後或以事名或以功名或以瑞名名之不同其孰可取乎或頻年而輒改或累年而一改或數十年而不改改之不同其孰可法乎王事之大體當世之急務果

何取於此二帝三王之意其亦有所合乎 聖天子嗣登寶位六年于茲乃獨有取於漢之武帝與夫 章聖皇帝之故事易嘉泰之名以幸天下德至渥也亨嘉通泰之義諸君講之熟矣其鋪張揚厲以侈當世之盛典與夫古今不一之說不同之道其悉言之毋略

問董子曰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以今觀古何其不然耶直道而行者此民也今也德色而諄語反唇而相稽成人有德者此士也今也隨以敗業竄竊以規利退食自公者此吏也今

舞文以繩下徇私而背公豈向也善而今也惡向易治而今難化耶何其俗之戾也謂化有未至耶 聖天子恭儉元默無愧於古矣謂法有未密耶 國家法令明具無隙可乘矣謂令有未明耶詔旨之下諄復詳悉如見肺肝矣而要其治效茫如捕風甚至建一議造一事往往倡之而不應爲之而無成理財之法至析秋毫而財終不可豐養兵之費如奉驕子而兵終不可強邊陲之備禦未固 祖宗之竟土未復雷霆之異地震之變與夫淮甸饑旱之灾所以上勤

聖王之宵旰下貽廷臣之隱思欲起而更新之
乃以是歲之春特命改元以庶幾亨嘉通泰之
治猗與休哉士生斯時何其幸耶風俗之未美
教令之未孚事功之未舉災變之未銷當必有
說以處此以日進於亨嘉通泰之實其悉陳之
有司將以復于 上

問任司牧之寄者曰君任輔君之責者曰相君
相同心一體以階天下之治者也輔相之責豈
不甚重哉姚崇以十事說天子論者非之嗟夫
崇之慮亦深矣宰相無所不統古所謂百揆云

者豈得不歷數而預防之耶傳說曰胥靡而暮
輔相干戈甲冑刑賞祭祀未嘗不歷歷爲其君
言之也或者乃曰宰相不親細務此又何說耶
是故旁求俊彥宰相責也而後世乃有除吏盡
未之嫌九職九賦冢宰責也而後世乃有問之
廷尉之語獄者生民之命天子所與三公九卿
坐於槐棘之間而聽焉者也而閱訟牒或者以
爲失體然則又將孰從耶恭惟 聖天子嗣登
大寶七年于茲擢用二三大臣委之以政茲者
親灑宸翰賜之書之說命詩之天保易之泰卦

其相與之意可謂至矣然求之今日則國是之未定也風俗之未醇也文武之臣尚未能副朝廷之用也下至於獄訟之未清簿書期會未能不稽違則廟堂之上亦豈得不深思熟慮以副吾君眷倚之意乎黷于祭祀一語而無豐于昵尚不能不賴於祖己之訓則君臣之際豈不甚難矣哉夫以前數者之弊當聖賢相逢之日更革而作新之又豈無其道耶酌古人大臣之體明今日大臣之任其悉言之以裨廟堂之末議

卷七

四

疑難策問

問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畫八卦者則河圖叙九疇者則洛書八卦九疇非人之所能爲也蓋有自然之象數存焉以今考之河圖自一至十以備五行生成之數八卦以奇偶錯綜而成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象二者乃不相類何耶至周重之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義始備其亦有本於河圖之數否耶或曰自庖犧神農黃帝堯舜制器尚象而重卦之名已著則又安知非伏犧授圖而遂重耶其曰文

王者天果何說也洛書自一至九縱橫十五亦不過備五行生成之數而已獨不可爲卦而乃爲疇何耶九疇之叙自五行以至大極亦自一至九以次列之耳亦何以知其九數之內遂具九疇之義耶或曰赤文綠字已見於神龜之所負箕子從而演之耳其信然耶然則所謂則之者終亦未有見其必然也易本河圖範本洛書猶有可疑者則太元以擬易潛虛以擬元學者尤不可以不考也方州部家表贊以三三相生而成太元氣體性名行命以五行相錯而成潛

虛固不可謂非自然之象數也以兩贊準曰不滿則加踦贏二贊以足之以一變準一日有餘則元餘齊不變以合之天地自然之數易範果有是乎五行在天地之間惟土取數爲最多而在物爲最均也九贊之位土於五行特居其半名圖之布土居四維多寡不齊其義安在易之六爻即卦之六畫也四重而爲九贊二體而爲七變其亦有說乎易卦之名因畫起義也八十一家五十五行亦皆然乎太元之書法天運以起曆自甲子歷二十七而得甲辰又歷二十七

而得甲申又歷二十七而後得甲子其合於章
旨統元之數亦巧矣謂曰起於牽牛者其於天
受爲如何潛虛之書於人事尤倦倦焉祖於虛
生於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
行以俟命此其著書之序也自詘一以至於詘
四得無牽合之病耶至其揲著見之策或分或掛
以決吉凶休咎之變者在易爲大衍在範爲稽
疑在大元潛虛亦皆有法焉其孰得孰失耶四
書之作本於天地而備於聖賢是必有奧義焉
幸詳言之毋略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易之爲書何
預於天文地理耶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夫子所
以律而襲之者又果何事也古之聖人其於幽
明之故必有深察默悟而非他人之所及知者
矣冠貞冠履方履俯仰之間亦豈可懵然而不
知其粗者耶昔之言天體者多矣有曰天包地
外地居其中者有曰天地皆中高四類者有曰
天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中者其說固不同而
亦皆有理自渾天之說興而談天者皆宗之天
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又何以知渾天之爲得而

其說之爲失耶天道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言天象者皆祖是說也然日月五星皆東生而西沒曷爲反天而逆行耶日陽而月陰曷爲月行反疾日行反遲耶或者天道左旋處其中者皆順之以天行之疾而視日月之遲則日月之行反若右轉焉五星亦然亦豈得爲無理且日月皆陰陽之精也而月之有盈有闕何也或曰月無光受日之光何以驗其必然耶五星行度土何爲而最遲金水二星又何爲常附日而行耶二十八宿不惟四時迭運不可以方所言蓋一晝

夜之頃固已迭周乎天矣何以辨其爲東西南北之宿而各司一方耶地之體則人跡之所歷非若天之難見也人之言曰地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水雖萬折無不趨於東者然弱水則既西矣黑水則又西矣曰四海云者安知四表之外不皆有海耶又有以天地之中如中國者九而水環之故曰九州中國特其一耳人之所見雖中國且不能徧又安知中國之外不復有如或者之云乎古今同一河也決於堯而息於禹決於商而息於周決於漢而息於唐其或決或

否亦皆有說耶禹醜二渠以循西山之麓故無
泛溢之患其蹟豈不可復考耶江自岷山東流
數千里以入于海蓋爲他水之所會不應復折
而爲他水也今乃有九江之名而禹貢復有東
爲中江東爲北江之語何耶天下之水一也而
海之水乃或進或退何也或曰視月之出沒以
爲進退其信然耶不也深於幽明之故者非孔
子孟子歟孔子謂北辰居所衆星拱之說者乃
以爲北極一星近於不動而非不動者何也孟
子謂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今汝也淮也
泗也皆徑入海而不入江又何也聖賢非講之
不精者而與今之說者異其孰是孰非耶夫觀
天地者亦觀其理耳苟徒襲古人之迹而曰某
之論然也又何以異於侏儒之觀優耶此問與
答者之所當戒也

問六經之道與天人並三綱五常之所自出而
人道之所由以立也更秦迄漢書缺簡脫而禮
樂之失爲尤甚樂之爲書無復存者小戴所存
記一篇乃出於荀卿子司馬遷從而述之其
聖人之遺經耶然其所記者乃樂之大義而

節奏不與焉其亦有可考者耶周禮職官之書禮記漢儒所述乃與儀禮並列爲三禮亦不倫矣而儀禮在唐雖名儒已苦其難讀今乃不得與二禮列於學官以設科取士何耶禮樂所以正人心厚風俗而殘缺若此是未暇悉辨也易始伏犧書始唐虞詩紀春秋以備列國其於古今之際悉矣其書尚存而家藏人誦之其可不考乎作易本於河圖夫子何以言其觀天察地以及鳥獸之文用易本於卜筮夫子何以言其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之道天地山澤雷

風水火列卦之方位也震兌坎離以居四正乾坤艮巽以居四維所取何義耶九六爲老七八爲少揲卦之陰陽也陽爻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用六而不用八其亦有說乎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自夏商之易已然矣何以言文王重卦之數元體之長亨嘉之會自魯穆姜已有是言矣何以言夫子贊易之辭夫子釋彖繫之卦辭之後夫子小象繫之爻辭之下何於乾卦爲獨得用九用六別爲二爻文言二篇總釋卦義何坤二爲獨祥繫辭果爲二而之言乎序卦

果非聖人之蘊乎易之可疑者此也書之作也或以策命臣下微子蔡仲是也或以告諭百姓盤庚多方是也命臣下者反易曉而告百姓者反難通何耶或出於口授伏生所傳是也或得之屋壁孔氏所述是也口授者反聾牙壁藏者反明白何耶堯典一篇孔氏所述何不繫之唐而繫之虞皋陶益稷左氏所引何不繫之虞而繫之夏伏生二典合爲一而孔氏析之然舜典篇首得之齊建武年間者安知非僞耶伏生益稷合於皋陶謨而孔氏正之然二篇文勢相蒙

詩爲國史吟詠情性而作閭巷小夫之辭豈皆出於國史乎或以詩爲孔子被之弦歌以合韶武之音怨忿淫佚之語豈皆合於韶武乎七月陳王業何以不列之大雅而列之變風棠棣閔管蔡何以不繫之成王而繫之文武邶鄘即衛也何以不繫之衛而繫之邶鄘詩之可疑者此也諸君其詳言四經之僅存以及於禮樂之已廢庶以副 朝廷尊經重道搜羅博洽之意

公劄

申兩浙運司催石門庫吏責辦年計劄子

九七卷

十一

榦竊見張官置吏上下相承等級甚嚴至於輕侮黷慢無所畏懼不但慮其奉承唯諾之不前而於職事之際必至於稽違虧曠之爲可慮也榦今來賤職石門老吏十數人往往宿姦巨蠹輕侮其長循習已久恬不爲怪蓋緣酒吏卑官素無足畏而又貪利無恥之人與之爲市往往坐受其侮以至於此榦比到庫中見交代指云某人某人最爲可畏往往能持官吏長短納短卷於臺部又云某人某人前日行司經由往往獸奔鳥竄不可約束此豈復有上下之分哉且

如榦以犒賞舊例急於赴辦歲計前月此來旅寓都城已一月矣初遣人拜劄於交代借一二
人使令榦當公參等事代者回書云遣聽子趙澤前去持書人已回而趙澤者乃逾旬而後至
近復遣趙澤回庫復拜劄交代以煮酒歲晚合有預前料理事務欲於合干人內專差兩人及
脚夫輩兩人前來支請酒本呼集柴米牙人商量價例及較議酒匠等事庶免後期今去數日矣亦莫有至者新官之初已怠慢如此異日到
庫何以令之此職業所以不舉而官課之所以日虧也然此曹姦弊已深未易卒治接物之道亦宜平心不可忿嫉今謹具公狀上呈欲乞台
判嚴限追赴使司責認措辦煮酒歲計仍責領本錢然其姦弊之狀不可不預稟異日反覆申告復有不悛即當申稟望痛賜懲治庶幾庫務一新官吏促辦區區小吏得以逃責而上司亦免追需之撓不勝千萬之幸

申提領所僉聽解錢劄子

榦猥賤小吏屬以烝燒多事復承庫務久壞之後屋舍墻垣器用之屬無一全者循習百計侵

欺以犬馬之力晝夜監督無頃刻休以是不及時貢起居問乃承台慈與損威重特賜台翰捧讀不勝感激輒有卑悃十二月格目合係前官解發幹自十二月二十七日交割及今方十五日既無酒本可以醞造乃欲半月之中解一月錢雖使管晏復生不能爲已今解去十五日息錢併將借到私債本錢湊納交割後十五日本息已空大段費力切恐使所人吏不復顧恤妄有追擾則幹視事之初無以存立

申崇德縣乞追究錢福劄子

七七卷

十三

幹昨所申解本庫合干人蔣潤及拍戶錢九一錢福私役人錢七等冒占官拍戶發賣私酒事幹屬以烝燒事冗未及躬詣台屏不審已蒙嚴施行否竊念犒賞諸庫雖屬版曹而領在計臺雖屬計臺而隸在州縣如附疣縣贅雖有痒病疾痛人莫有憐者所謂版曹計臺州郡尤漠然相遼絕獨有使縣相去密邇幸遇賢百里幹廁之屬吏之末則卒有緩急尤可以呼號赴愬耳今茲之愷非可以常事比豈有拍戶既不行打酒而反私立拍戶豈有官酒既不發賣而反自

賣私酒豈有官司地界而爲己私屬豈有官司
之人而爲己私役區區小吏固不足道豈有百
里之內又沐德化乃有姦豪一至於此今納去
地圖一紙凡墨書者屬本庫凡朱書者皆錢福
所占賣私酒之地也欲望牒尉司追上錢九二
及小拍戶沈十八根究施行

幹一介小官不足比數然其所以趨辦係是戶
部犒賞錢物其所統屬係是本路使者提領雖
於貴縣若無干預然弊庫辱在治封無異屬吏
貴縣趨辦版帳何異弊庫事體既已不殊利害

所宜相卹今有拍戶錢福不赴庫打酒其罪一
私下造酒其罪二多置拍戶其罪三本庫使人
告諭不從反裝論訴本庫其罪四情理明白不
待智者知其不可今訴之巡尉貴縣人吏反移
文巡尉不爲施行訴之州郡貴縣人吏反蔑視
州郡不爲追逮却稱本縣寄居爲之苾護夫寄
居賢者耶必不肯苾此無狀之人不賢耶貴縣
不當受不賢之囑今觀所稱寄居邑人皆稱其
賢則是必無此事而貴縣人吏欲以勢相恐嚇
而爲錢福求免也今不得已而訴之運使提領

已蒙行下貴縣追人根究切望勿爲吏輩所欺則不待片言而獄可折矣幹衰晚小官爲貧仰祿不過以勤易飽以廉易安此外無所顧望若貴縣肯爲施行則尚可俛首赴辦國課若使如前付之吏輩漠然不顧則乞徑申使所將幹對移放罷以快錢福之意不然幹亦當徑申使司乞回避錢福不得復爲貴縣屬吏矣豈有本庫自有界分乃出門東望環數十里爲一拍戶錢福所占貴縣不爲追理而可以安坐受恥苟升斗之祿乎

北七卷

十五

江陵歸乞嶽廟劄子

幹一介寒賤賦分竒窮晚得一官甘心筦庫今京西湖北宣撫吳待制出帥江陵辟居幙府未及兩月屬以朝旨委本司措置信陽關隘遂蒙委同陳總領提點八關經歷光黃信陽德安四郡往反三四千里途中衝冒偶得惡疾幾至危殆吳待制改除宣撫幹已隨司解罷至今病勢未能去體氣血衰頹心志凋耗難以服勞州縣家貧累重素無生業未免飢寒欲望鈞慈特賜憐念且與陶鑄嶽廟一次俾得稍沾寸祿少

活殘軀不勝隆天厚地之施

第二劄

幹一介寒賤受廩三山自先父察院起家單微素無產業兄弟相依以生不幸諸兄皆以薄宦蚤世幹賦分庸凡不敢有志仕進迨今中年偶得一官復以禍患十年不調心志摧頽久絕榮望甘心筦庫以活餘生偶今宣撫吳待制出帥江陵辟置幙府又蒙委出信陽諸處點檢關隘衝冒登頓遂得惡疾幾至危殆及吳安撫改除京西湖北宣撫以幹係是辟差合隨司解罷至今痼疾未能去體難以從宦家貧累重未免飢寒欲望鈞慈俯賜憐念特與陶鑄嶽廟一次俾得稍沾寸祿少活殘軀不勝隆天厚地之施

辭宇文宣撫再辟帥幕劄子

幹一介晚生至愚極陋賦分竒窮素安分守不敢萌仕進之念迨及晚歲偶得一官復以禍患十年不調家貧累重飢寒迫身勉竭疲驚竊食筦庫宣撫吳公憐其窮悴辟置幙府繼蒙差出極邊累月衝冒得疾伏枕逾月吳公親見其危殆之狀念其以孑然之身抱病數千里之外遂

許以隨司解罷還家就醫求一嶽祠差遣爲相
門養病之地忽聞明公復欲辟以舊職拔之庸
凡之中置之帷幄之末深切感激名在仕版東
西南北惟命之從豈敢有辭實以一病之後氣
血衰頹心志凋耗若又驅而使就故地其勢必
至狼狽且幹以二百餘指之素無一畝之田甘
心爲祠祿之請飢寒窮困皆不暇恤則其情可
見此意此請已在明公未欲辟置之前非是今
日方爲此以避事也目今邊事未寧幙府之士
非精力過人難任此責四方英俊如林如幹等
輩何足比數兼幹向在吳公幙府旣以疾辭之
而歸病未及瘳復以辟命扶曳而去吳公必以
爲有所不足於己幹亦何面目復見吳公竊以
大君子愛人以德必不使後輩去就違義故敢
僭布申懇儻蒙台炤特賜改辟不勝萬幸

乞嶽廟第三劄

幹近嘗僭具稟劄以幹盡瘁邊陲偶嬰惡疾乞
賜陶鑄嶽廟差遣一次繼蒙新京西湖北宣撫
使宇文閣學辟差幹監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
酒庫兼準備差遣緣幹實是大病之餘氣血羸

難以復備使令今來已蒙宇文閣學改辟某
一衝替伏念幹家貧累重難需遠次欲望鈞慈
得賜陶鑄獄廟差遣一次庶得少霑微祿以活
殘軀

第四劄

幹昨自江陵罷官來歸自度衰賤無能僭以獄
祠爲請繼承宇文宣撫再辟充江陵舊闕幹大
病之餘不任奔走已行改辟幹以留滯中都資
用已竭復聞閩中米價騰踊鄉落擾擾遂再上
祠請退居田廬俯伏俟命及得邸報乃蒙 朝

廷復降與幹官差遣指揮仰見其官收拾人物
不間踈賤螻蟻小官亦蒙記恤不欲終棄於無
用之地私切感激何以稱塞伏念幹竒蹇之蹤
不自植立先人爲紹興御史家無置錐之地兩
兄從官相依以生僅改京秩相繼而歿幹託迹
妻父偶得一官心志摧沮舉家數百指無以自
活宣撫吳公辟置幙府軍旅方殷不敢憚勞遂
蒙委赴宣司商議信陽關隘地係極邊人憚其
行薛公陳公移書江陵委提點光黃信陽八關
自去歲七月奔走窮山絕徼往反數百里孱弱

之軀因此得疾以孑然之身抱病數千里之外
當是之時不以兵死亦以病死今幸以身歸老
牖下豈敢復有榮進之望而其官乃念之如此
所謂施恩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惟是
累重家貧日圖升斛不足自給蓋天下之窮民
而無告者遠望闕庭如在數千萬里之外雖
寸步不能以自致儻蒙鈞慈特賜憐念仍舊陶
鑄嶽廟差遣使幹即得就升斛之祿皆大造之
賜也

